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二六回 限窯工妙有奇法 造寶塔又動奸謀

話說金仁鼎、賈知縣、錢通將罰款備齊，又將田契交了悟真，一同送悟真回廟。那知四肩轎子才到大成廟門口，突然廟門緊閉，一個香火送了一張說帖到錢通面前。錢通一看，忙叫回轎。金仁鼎同賈知縣不知何故，心下憂慮不定。及至到了萬秋園，紛紛下轎進裡。金仁鼎也候不及入廳歸座，在那進門的時候，就在錢通手內把一張說帖討了過去，打開一望，但見上面寫道是：哈哈！仇人怕見仇人面，但著長髮短髮來。二事當添一事改，開明後面善安排。

一賈知縣硬拷悟真，罪大惡極。非俺和尚出來料理，悟真則將含不白之冤。所罰贓銀四千，已是不傷己肉，是誠從寬發落。如再金代解囊，何以那班鑽營貪酷不恤人命者警？所賈知縣袖金雖盡，西莊高田、房中女飾拚當亦復得來。切切照行，毋得自誤！一金仁鼎口詛咒大成廟火燒，須令寫四□三年保單，期內如有失慎等事，須令其照數賠償。抑或奏明皇上，責成該御史保護。夫詛咒雖屬偶然，而堂堂御史，心有不甘；斯落落孤僧，身將難隱。還與金御史商覆為盼。

一徐焱之請，說俺大成廟將有造塔事，無暇前往。金御史看完，又給賈知縣道：「你看，我就慮到還有枝節。你這件事，還在情理之中，如我不過說了一句妄話，他倒又曉得了。請教這便怎樣好呢？」錢通道：「不必多說。我看這位和尚彷彿金口御言，最妙怎說怎好，不必再尋出蛇足來罷。」金仁鼎想了一想道：「保護一層，萬萬不可。這座大成廟，單御賜物件還有許多，假如有點風吹草動，我姓金的豈不是充了家？如今只有一法，我裡外五萬五千銀子已拿出來了。賈兄四千金，既派定自備，我這四千金也不想拿回，就作為是我妄言的罰款。在老姻伯想一想，這樣辦法可好呢？」錢通道：「也還使得。」金仁鼎同錢通商議已定，獨有賈知縣在旁邊歎氣，煩惱聲不輕。反轉金仁鼎道：「老姻兄不要煩悶，我想一筆財該應派聚，再也散不掉；該應要散，再也聚不住。我想老相爺生病，著我料理了三天公事，偏偏邱奎把那報效的五萬銀子送來。我想起了黑心，全數吞沒，要算是巧不過，歡喜不過了，可料到這筆銀子還是代大成廟修寶塔的。你拿我想一想，也就可以不必煩惱了。」賈知縣道：「我並非為捨不得這點家當煩，只因那筆田一聲要變價，並非易事。惟最女奶奶面前的什物，反轉第一難取。」金仁鼎道：「這也無可如何，並非我不情願幫忙，無如這和尚皆偏要看了你的本身，你叫怎麼好呢？」賈知縣聽完。便吆喝喝的道了一口怨氣，又跌了兩腳，回了衙門。因變賣物件，不是立時辦得來的，只得權且借用了四千庫銀，打成銀票交了錢通，這才把語真送回了廟了卻鐵冊的一段案情。

濟公這時有了五萬四千銀子，便在廟後擇了一片空地，喊了幾處瓦木工的大頭目，打了圖樣，造了九層的一座寶塔。那寶塔下面開了一條隧道，可以通江。到了元朝大兵南下，攻破臨安，楊淑妃抱端宗並帝昺躲在塔中三日，因兄弟楊亮節由隧道出江，航海至溫州，會合陳宜中、張世傑奉帝即位，後人因名該塔為潛龍塔。直到明朝成化間，靳監與法工真人通連海寇，借各處大廟為武庫，凶僧為羽翼，這大成廟遂為江海都總運通和尚的賊巢。後該廟及塔同歸於燼。此是後話，順便補充，免得列位看《濟公傳》的，今日走到西湖上訪大成廟之舊址，問潛龍塔之遺蹟，杳渺虛無，全無實跡，便疑當日做書的捕風捉影，望空作筆，而疑濟公聖僧之實事為虛構也。閒話休題。

且說大成廟這一座潛龍塔，高至九層，那裡四萬多銀子就建得成功的嗎？可憐這一位聖僧，也就煞費苦心。那悟真雖係高明純正，卻一點經紀沒有。下手濟公先想了一個主意，出了一個招帖，集了無數的窯工。就借湖西營空地，起了三座大窯，自家燒那磚瓦。獨有木石兩項，覺到很不容易，只得再候機緣。但那些燒窯的工人卻有一件奇處，每工派做若干磚瓦，都是議定了的。向例工人做事，都不得說什麼樣便做到什麼樣，不論什麼工人，這是通行的大病。不料工人到他這裡做工，這些病是一些不得的。那裡是揀選均是純正人品或者人人都有善心，因廟中的功德，個個都情願盡力嗎？不是這樣說法。只因這些工人，一天派做多少的，他沒有數目，明分自己想偷的懶，要想歇手，那知才起了身，就想沒處跑，沒處去耍，那手上閒得難過一般，還是不知不覺那手到了泥裡同模子上去了。必須要奔到那個數目，自己才肯歇手。初時還不覺察，到了一月之後，悟真派了一個和尚前來查工，可巧這一月議定派出燒成磚瓦若干的，果然一片不多，一塊不少。再將逐日工帳一查，譬如甲派多少磚坯，乙派多少瓦坯的，卻也一片不多，一塊不少，大眾奇怪不過。內中有兩個手頭快的，心中偏有不服，次日上工，故意的搶手盡上半日把正分的數目做了，故意又加工再做，以為我偏要把數目弄參差了，叫他有多有少，沒得一當。那知這個做了三日，忽害了一天病；那個做了五日，忽生了兩天災。到了月終大數一計，還是一片不多，一塊不少。就此流水的造那磚瓦，聖僧粗粗一算，大約盡九月數目，可以敷用。為最木石兩項，卻還沒處去辦。

到了中秋佳節，這日廟中因犒賞工人，越分熱鬧不過。濟公吃得酒醉醺醺的，拖了一條草蓆，睡在月台上面，看個涼月。忽然心裡動了一動，忙把靈光一按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一宿無話。到了次日，濟公忽把悟真叫來吩咐道：「你代我叫二□名瓦工，限半個月在後園內開一口土井，只要見水為止。四面須用磚頭滾堅固了，井上須要打□五丈高的木架，架上設一鉤竿，要能上能下。不可遲緩。」吩咐已畢，便尋著那片芭蕉葉子，扭頭刮頸的向外走了。悟真那敢怠慢，連忙喊了工人淘那口井，果然如期淘成。究竟有錢易做事，連上面的木架通身做得齊齊備備。

悟真一日無事，走到廟外去看湖景。忽見那廟門旁邊貼了一張簇新的黃報，上寫道：「本廟擇於□月初一日寶塔開工。」旁邊又寫道：「並無僧人在外募化。」悟真一看，大為詫異。連忙跑回廟去向執事僧人查點，並無一人曉得。內有一個行腳僧道：「這個報子並不僅僅乎山門口一張，我今日由城裡出來，但見城中內外，寺院衙門，巷頭弄尾，都是貼的。」悟真道：「這又奇了。就便地方上有人有心作要，也不派貼這許多。」書記上有一位和尚倒很有點見識，說道：「諸位不必疑三惑四，這一定是老和尚做的事。」當下議論了一陣，以為這時距開工尚遠，也就罷了。不料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籬邊菊罷，嶺上梅開。這日已是九月二□九日，這年又是個九月小。那大成廟本皇上敕建的廟宇，聽說這廟開工建塔，不但地方上的紳董都要來拍個馬屁，就是皇宮裡，上至太后，下至妃嬪，都有一些佈施。到了二□九這一天，那外面這家送香儀二□兩的，那家送佈施五□金的，還有些鄉戶信佛的人家，米兒、油兒的送進廟來，滔滔不絕。這口只有金相府當為沒這件事，一些佈施沒有。但那悟真覺到一點預備沒得，磚瓦還在湖西，匠人一個還不曾請著。況且這樣大工，不是張瓦匠、李作頭喊幾個來，你鋸木頭，他搬磚頭、就能算事必須同工頭還要立下包造的合同，還有許多規矩。

到了二□九這日，悟真真個急得要尋死。人家送了香儀等類到來，又不能回他明日我家不開工。有些和尚想滑頭主意，便說道：「方丈，這一件事不必擔憂。好在開工不是滿緣，為最明日神前的陳設，以及客堂各處的佈置，中晚的素齋，來客的面酒，是要預備的。至於開工的事，只要三寸長一根木椿，紅紙封一把斧頭，點分香燭，方丈去行一行禮，匠人在地下築兩築，木椿定兩定，那就算了。」這一個滑頭和尚說了一股煙的，大眾和尚都贊成他說的話很為有理。但這悟真卻係老實不過，要他做一點滑頭事是不得能數的，這些閒話，他覺到很不中聽。為最他仗意的他的師父，必不得把苦他吃。這日可憐悟真早中晚上了有□幾回佛殿，鼓聲鐘聲不絕於耳，頭也不曉得磕掉多少，只求師父大顯神通，保全大局。

可巧金相府的金榮這個畜生，本是一個奸刁萬狀的奴才。前書同九姨的那一回串頭，這人的心術諸位就該認他了。也叫悟真還要擔一次小驚險。這金榮剛剛同一個朋友來到西湖邊一片茶館裡吃茶，卻碰著秦相府的秦鳳，一個三爺手上挾了拜盒，也便到那茶館裡吃茶。金榮看見一定是要招呼的了，當下同桌坐下。金榮便伯伯長、叔叔短的問秦鳳到此何事，秦鳳便將送佈施到大成廟的話說了一遍。卻被一個拎茶壺泡茶的在旁邊，但見這泡茶的生來有個脾氣，不問什麼人說話，他總要插句嘴，綽號人都喊他「岔嘴精」。是年鬧宮之後，徐國舅由殺場上赦回，悶悶不樂，一個人跑到外城茶樓上吃碗閒茶，散一散悶。這時卻然就是這個岔嘴精在那片茶樓上跑堂，他見徐國舅一人坐在那裡會單客，沒人同他說話，他遂站在旁邊陪他談談。初時不過閒文，到了後來，他遂把徐

家父子上殺場一段當住一條上好的笑話，對著徐國舅說得有頭有尾，有聲有色；最是說得穿春官袍一段，他還裝出那一種蹙腳形像，把滿堂的茶客引了哄堂大笑。徐國舅本出來消氣的，那知反受了一肚皮的氣。隨即會了茶帳，心中越想越恨，順便就跑到臨安理問廳裡去。總之徐國舅雖然是一個罪臣，他要辦一個茶坊酒肆，自然手到擒拿。當下同那理問廳也不好意思說出實在，單叫他把某茶樓什麼樣的一個伙計立時驅逐出境。因此岔嘴精城內沒得容身，就到了西湖邊一片小茶館裡走堂。這日秦鳳、金榮兩下談心，他的舊病不由的倒又發起來了，抓了一把茶壺撐在旁邊道：「你們諸位來送香儀到廟，可曉得反轉把一個方丈愁煞了嗎？」金榮道：「他愁什麼？」岔嘴精道：「你曉得他八門四水關刷報子，不料老方丈出外募化，到今日木頭頭子也不曾有一段家來。明日香客跑得來看著開工，那怎樣開法呢？」秦鳳聽了，也不一定介意。但金榮便存了心，連忙會了茶帳，到了相府，對金御史說了底細。

金御史滿肚子冤抑，正愁沒處報仇，聽見金榮這樣說法，不覺心生一計。隨即喊過金祿說道：「你快些到內城戶部巷把周宮爺請來。」這周宮爺請教是一個什麼人色呢？他同蘇同、張祿都是一流，其人奸詐百出，遇事生波。蘇、張被濟公辦罪，他也恨如切骨。這日告假在家，金御史是曉得的。這時金仁鼎聽了金榮的話，滿心要想復仇，就連忙將周宮爺請到，走進一個小房裡面，二人交頭接耳，談了許久，一逕送他出外，金仁鼎又道：「如果真辦他一個欺君，將那正位換了別個和尚，老宮爺準備兩擔白沙辦年菜是了。」看官，你曉得兩擔白沙辦年菜這句話，那裡認真送兩擔白鹽給他做菜吃嗎？不是這樣說法，這都是他們賊官通賄賂的隱語。白沙就是銀子，兩擔就是兩千。但金仁鼎請這個周太監前來這樣說法，也無非是報大成廟的仇。那知奸謀雖巧終無用，佛法無邊更顯奇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